

# 卷三

第一回

小孟嘗許酒訂盟。大奸雄睚眦中禍。

詩曰：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不可測。

雖笑未必戚，但結口頭交。腹裡生荆棘，

間都城三百里外，有個集賢村。月浦橋住一位官人，姓

和，獻壁之義。父拜銓部少宰，母封二品夫人。垂髫入

歲上，娶了太史方應隆小姐為妻。十六歲便生一位男

生的，因天中節日，取名天節。只是閨怨太重，限于撫養

書名：玉樓春二十四回  
撰者：清 燠文堂刊本  
卷三：清 白雲道人 輯  
內容分類：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雙紅堂小說 74  
編號：D8665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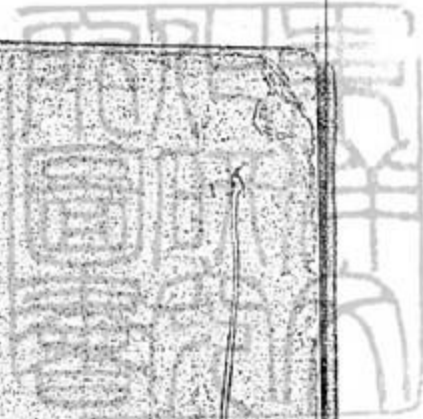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D8665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雙紅堂小說 7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玉樓春二十四回 燠文堂刊本

版權所有：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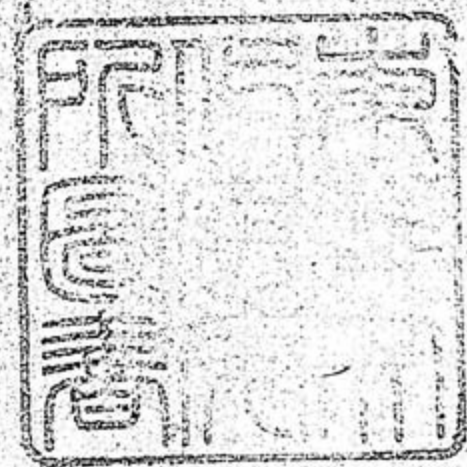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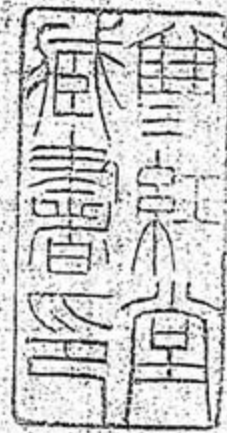
龍印白雲道人編緝  
潁水無緣居士點評

東洋文化研究所



玉梅集  
三

双紅堂  
小說  
74(3)



科 2011-3

五樓春卷之三

第十三回



千紫文庫



高大尹妙計憐才

痴公子弄巧成拙

却說黃錢那晚被翠樓設計打滯遍身疼痛悶悶回到書房氣得一夜不曾合眼思量要出這一場恨氣千思萬想無法可報忽然思着道本府知府賀台是我父人的門生平素極有胆量最善斷事明早我去擊起鼓來叫他拿這一班潑婦到官投的投打的打那時我母親却護他不得可不出俺胸中之氣了到了次早起來就乘轎到府堂上此時正發頭柳黃錢下了轎便將堂鼓連敲嚇得衆衙役不知黃公子為着甚事那賀知府在私衙聽見堂鼓亂敲想是緊急事情遂傳鼓升堂衆衙役吆喝一聲黃錢叫屈起來知府問是何人衙役稟道是吏部黃尚書的公子知府听了叫

請相見黃錢走到面前。奉止無儀。言語失節。知府問道。黃兄有甚見教。黃錢道。是被家人婦女打了。知府道。家人婦女怎麼敢打家主。黃錢道。是藉家母的勢來打我的。知府听了。呵。大笑道。尊太夫人豈不知道理。好縱家人婦女毆打公子。其中必有緣故。須要說個明白。黃錢道。因一個潑了頭。翠樓私養僕子。被我拿住他的私孩。他竟不肯伏罪。反刁唆母親領了。一班惡婦。各執棒槌。把我打個半死。要求老公祖替我拿來治罪。知府搖首道。難。難。難。翠樓既是尊太夫人之婢。只該求太夫人以家法治之。纔是。下官怎好拿他。勸兄息怒。家庭之間。忍耐些罷了。黃錢听了這話。不覺挺起。怒來道。老公祖差矣。朝廷叫你做官。要治民間不平之事。我家翠樓。負了頭。偷外僕。不肯偷家僕。我受了他天大的恨氣。母親又替他做主。所以來求你。又推說尊太夫人之婢。不好拿他。我便是我母親養的。不

好惹他。難道你也是我母親養的。不敢去惹他麼。知見了他一派痴話。來冲撞他。沒了官府體面。想他是我老師的女婿。不好發作。他竟自起身退堂去了。在後堂寫個小票兒。為毆辱家主事。仰秀水縣速拿黃尚書家婢翠樓。與家主黃錢究報。差人發到縣裡去。黃錢還在堂上罵道。你這沒用的太守。做甚麼官。偷僕事也不敢問。只好會吃飯罷了。恰好拿拿票的差人出來。說道。黃公子不須着惱。太令已出票仰縣裡太令替你拿人。責治了。且請回家伺候。就把票與公子看了。黃錢遂回。嗔作喜道。這老賀還是會做官。就上轎回去。且說府裡差人拿了票到秀水縣來。正值高知縣坐堂。便當堂投遞。高知縣看了票子。暗想。賀大人好快。待緊這個光頭票兒。又無詞狀情由。叫我如何好去黃府拿人。位上司之命。不得不依。我今日拘他來。看是甚事。就簽了。殊票差個公人。到黃府中去拿人。限立刻解到

差人領票走出堂來。暗想黃府的人如何好去拿得。况又是女犯這事。怎麼處且女犯叫翠樓。就是黃府中出名的翠娘。極會做詩。是四方聞名的。女史誰好去拘他。如今只好設個巧計。喚一乘轎子。約一個夥計。同到黃府。假說是大爺的內下。說奶子小姐慕他才名。今日特差人請到私衙相叙。半日就送回府。黃府曉得大爺是個風烈的。敢不從命。騙出來時。送到官廳。就由他安置便了。當時便喚了小轎。同了夥計。望黃府來到得門首。門上人便來問是甚麼事。老谷在東床未回。差人道。不消你老谷在家。我們兩人是果裡大爺差來的。因大爺的奶子小姐一向慕貴府翠娘的詩名。今日是奶子生辰。備得有酒在衙裡。特差我兩個押轎來請翠娘到私衙和奶子相叙。一叙立刻要帶回話。煩你進去稟老夫人一声。原來這高知果名成璧。是揚州人。新中進士。一文錢也不貪的。為官清正。不怕權貴。

問事如神。所以滿果紳衿無一個敢慢他。門公進去傳報老夫人。夫人就親到樓上。與玉娘翠樓商議。玉娘翠樓都委決不下。老夫人道。高知果是有名的好官。他奶子一團美意。特來相請。怎麼好却他。還着翠樓去相叙。半日回來。纔是玉娘就令翠樓打扮齊整。送他出後堂。分付老門公跟轎送去。翠樓上了轎。立刻如飛。抬到果前。高知果還未退堂。差人同夥計商量送。如今且叫轎子歇在這裡。我先進去。把方纔騙來的話。稟明了看官。府如何口氣。然後帶進去。夥計道。有理。遂叫轎子歇在果前。即時飛跑進去。把去跡來踪。直對高公稟明了。高公道。你們做得是。待我退堂時。你帶他到私衙裡來。差人領命出來。安慰了翠娘。少停大尹退堂。差人就催轎夫。抬到後堂。請翠樓下了轎。隨引入私衙。差人退出。門便掩了。翠樓見高公端坐在上面。只得跪下叩頭。高公叫他起來。翠樓平身立下。高公舉目

看了。果真好個女子。不但儀容嬌冶。而且態態幽閒。又想他的才學。真是世間難得這樣女子。但府裡差人。說他小主人訴與賀太谷。有私養孩兒之說。可惜是個失節婦了。我今日把好話叩出真情。再作道理。便問道。你是翠樓麼。翠樓道。婢子正是高公道。你家大相公黃錢。今早在賀太谷裡。說你私外兩個孩兒。被他獲住。你反去攬掇老夫人。和一班家人。婦如毆打他。一頓賀太谷听了大怒。說天下有這等可恨之事。定要拿你究出奸夫。連那孩兒。立時置之死地。故委本果。冤追真情。但本果性雖烈火。心若菩提。生平所重的是幾句文字。我在這裡為官三載。也曾聞你的名。誦你的詩。不期你今日做出這樣事來。豈不是白璧之玷。吾恐面訊之時。動起刑罰。你這弱質柔姿。自然受刑不起。公堂之上。招出情由。不但你一身難保。還要究及情人。連這兩個孩兒。也不得所了。那時縱欲為你。這頭你不

得了。我今日分付衙役。只說我奶小姐。請你赴席論文。是要問你個情衷。由你快。直對我說明。我先為你商量的計策。你若一字含糊。便到噬臍無及了。翠樓見高公說到這個田地。便毛骨竦然。倒也感激高公。事到其間。也顧不得羞耻。只得跪下叩頭。先謝了他。然後把卽十州如未根由。與生那孩兒。不哭的緣故。尽情說了一遍。又叩頭說。來天恩。老谷保全小婢母子。為卽生留得此一脈。寔萬世再生之德。說罷大哭。高公見他已吐真情。就叫他起來。道。把你所說卽十州。是卽十嘉之子。有甚麼為計。翠樓向懷中取出卽十州做的那首雪詩。來呈上。高公看了。果然是他筆跡。便對翠樓道。這卽生是我故人之子。只為奸佞害他。逃踪在外。不想他的姻緣。却在。你身上。今日雖未知他前去的下落。且喜他已有個子嗣。我也替他歡喜。我如今且打發你回去。明日我到你府中。按問此事。你只白賴

個全無我自婉轉週旋你罷了。翠樓叩謝。高公立刻傳到原差討轎打發回去。到了次日。高公喚齊衙役帶了許多刑具到黃府中。所上坐下擺了案卓。一班皂快分列兩傍。嚇得黃府中家人不知何事。齊上前來打听。高公分付請大相公出來請話。家人報知黃鉞。黃鉞出來相見。分賓主坐定。高公道。昨蒙府尊大人發下一票。却是台兄之事。批票上所開女犯翠樓。下官聞是令妹之婢。不便拘滯。且與兄有主僕之分。更不便一齊同審。昨已先喚他到內衙面訊一番。他口硬似鉄。說並無此情。幸生今日特造尊府。再喚他出來。與兄面商。便好定罪。申報府尊了。黃鉞就着人叫翠樓出來。老夫人听報。這些情由。大恨黃鉞。嘆氣連聲。翠樓換了青衣。步出外所。高公對黃鉞道。無事相下。兄與下官是個賓主。有事牽涉。則下官待兄便同于民。今日王府所在。尚直攸分。罪不在翠樓。便歸之兄。還須便服來听

審。黃鉞听了。連忙脫下公服。穿了青衣。高公叫翠樓近前。唱問道。批你小

主人訴說你私券狹兒你好。直講上來。是與誰有姦而生的。免受刑罰。

翠樓跪下訴道。老谷在上。容小婢訴個衷情。死亦瞑目。婢子是自幼伏侍

小姐的家。小姐性耽黃卷。朝夕攻書。婢子洗硯磨墨之暇。亦能吟咏詩賦。

相陪小姐。惟重閨帷之化。豈欣鄭衛之風。况家老夫人治家嚴肅。後堂之

內。只有中甸婦女往來。并無三尺之童出入。小姐的卧樓在老夫人房後。

一出。一入。必由夫人房內經過。况樓牆插天。飛鳥難入。桑間濮上之行。胡

為乎來。老谷但問合府男女大小家人。婢子之言。若虛一字。甘服上刑。此

時衆家人約有三四十人。俱在旁邊。高公都喚來問道。你們都是黃府家

屬。還是外人。衆人齊跪下稟道。小的們都是家人。高公道。方纔翠樓之言。

果有真的。還有齊假。衆人同稟道。家老夫人治家嚴肅。方纔所言是字

字真的。高公道既是這等。你們下去。又叫翠樓上前問道。把你方纔所言。又把衆人証你的話。你竟像水清玉潔毫無邪行了。但你小主人與你有甚冤仇。忽然起個無風之波。來誣陷你。且把他說有兩個孩子為証。你若全無此事。這孩子是何處來的。你還說個明白。若有半字含糊。我就要用刑了。翠樓又訴道。老令不問及此。婢子也不敢言。但家相公深恨婢子之慶。有個緣故。便將去年調戲他的情由。他把水潑濕了黃錢頭面衣服。及前夜叫巧兒送書來。晚上私到樓上。被老夫人到來。打了一頓的情節。細細陳訴。若說狹子二字。是男是女。是黑是白。多長多大。今在何處。老令自問相公委曲。便知婢子何不知影響。訴罷。便將黃錢寫來的字呈上。門子接來。送上案前。高公取來念時。白字連篇。文理不通。不覺咲道。這也是千古一書了。遂叫翠樓下去。喚黃錢上來問道。這書是你親筆。不消說了。蓋

得黃錢慚愧無地。高公便作色道。你是二品公郎。祖父書香一脈。不想去跳躍龍門。却思量竊玉偷香。豈是個道理。我且問你這狹子。今在那裡。黃錢道。在家人陸德的妻子朱氏處。高公便差人到陸德家裡。取那狹子。連朱氏喚來。俄頃。差人取了籃兒。連朱氏帶到案前。高公命擲那狹子。直到坐傍放下。站起身來。把那狹子細看。一看。說道。倒好。一對清秀狹子。暗將一個小包兒藏在狹子身邊。竟沒一人看見。就命差人擲了下去。分付一個皂隸。去喚兩個少年乳母進來。差人領命。不一時。喚到兩個養娘。高公道。你去看那兩個狹子。像是幾歲的。兩人看了一會。稟道。這兩個狹子。像有兩歲了。高公道。可抱他起來。驗是男是女。兩個乳母各抱起一個來。解開抱裙看驗。忽見一個小包兒落在地下。响了一聲。高公叫取起來。甚是看物。差人忙拾起來。遞上解開看時。却是一股金釵。一錠銀子。一幅



紅紙裹着寫有幾行字在內。高公看了呵，嘆道：原來是這個緣故。就叫朱氏上來唱道：你好，說這孩兒是那裡來的。你丈夫知情也知情，朱氏稟道：谷，丈夫向不在家，連小婦人也不曉的來歷。是大相公拿來寄放的。高公道：胡說，不是你與丈夫兩個知情。大相公因何偏寄在你處？叫皂隸搜起來。絲齊得指把索一收，殺猪一般，叫喊道：谷，且饒了小婦人待我直說罷了。高公分付且鬆攔待他，招上來。朱氏哭訴道：小婦人初五日黃昏時候，因丈夫不在家，閉門去睡。忽所叩門聲响，認是丈夫回來，開門看時，却是家主大相公手中掇這個籃兒，忙分付小婦人說：一件寶貝在此，寄與你好，看管說罷就跑去。小婦人不知緣故，因怕大相公只得搬到房裡，方纔老谷來喚，寔不知這孩兒是何處來的。如今相公現在下邊，只求老谷問他便曉得。小婦人是冤枉。高公又叫黃錢上來問道：

朱氏說他不知情，我且問你這娃子是何處來的。交付他呢。黃錢道：是治晚生在翠樓上，拿去寄與他的。高公道：你拿這娃子時，還有何人同見？黃錢道：只有晚生一人，並無第二個。高公道：令妹樓上伏侍的，除了翠樓外，還有何人？黃錢道：還有一個老姥，一個十二三歲的了頭兒。高公也喚他到案前，將許多刑具放在他面前，道：你兩個只要直說，一向在樓伏侍小姐，曾見有這孩兒不曾？若不明言，就要攔起來，嚇得兩個一齊哭道：是從沒有見得，也曾未聞得。有小孩兒啼哭，就是夫人房裡，還有許多婦女在樓行動，難道能瞞得那個高公？要攔他起來，裡面老夫人房中，趕出一二十個婦女來，都替這老姥巧兒兩人叫屈，說他們都在樓上轉動，果是從未有見有個影兒的。高公便叫且放了，攔再喚黃錢到案前，道：黃錢，你這沒良心的，你只為要好騙翠樓他守志不從，也是他一念貞潔，你却

與好好謀計。不知在何處拾得這兩個孩子。却要移張公帽與李公戴。如何移得去。若說這孩子在翠樓上。取得時。你諛在本處。指破他。纔是。真事。定縱然要取他出來。湏要眼同一二人說破。或是當時便交尊堂老夫人處。方便翠樓無可推委。若單把你諾獨自拿去。放在朱氏房裡。焉知不是你在別處弄來之物。嫁禍于他。況且方纔那孩子身邊現有一幅有字的紅帛。和一股金釵。一錠銀子。是實。把你們不消牽強推人了。分付禮房。恐黃公子認不出紙上言語。你可朗讀一遍。與他听。禮房高聲讀曰。男二人。年二歲。甲申年八月十五日戌時。雙產四方君子。收留者。奉金釵一股。白銀一兩。若得撫養成人。老幼并感。

讀罷。高公復叫黃釵近前。厲聲道。這兩個孩子。明了是你那逢主之惡的。惡奴陸德所為。不知在何處拾得此子。便與你商量。裝在翠樓。名下恐嚇。

成姦翠樓如何肯服。本該追那陸德出來。一頓板子敲死這惡奴。只是重究了他。便在你面上不好意思。我如今全你的體面。姑免追究他罷。你服也不服。若不服罪。我便立刻要追陸德這奴才到案。夾他起來。不怕他不招出和你同謀之情。追究他何處得來這孩子。那時我請你尊翁。老大人回府。面告過了。把你與陸德都解到賀大人臺下去。枷號出來。以警將來。你若服罪。我便姑恕你罷。那釵子自聽審這半日。已見胆都嚇碎了。見高公說到要請他父親回來。再解到府堂去。一發魂飛天外。不覺肯錯認個不是。乃言道。這孩子。其實是陸德路上拾歸來的。凡事求老父母大人海涵。高公方纔放下臉道。若是這般說。李生只得從輕申覆。賀大人便了。又喚朱氏上來。道。若論你丈夫迎主之惡。本該重究。既已懼罪預逃。姑免究擬。你既不知情。相公累你受害。這孩子監內所有金釵銀子二件。念你有

幾宵乳哺之恩。我賞与你拿去。朱氏叩頭稱謝去了。又喚翠樓上來道。你相公雖要戲你。爾有主僕之分。你該正言相拒。或訴之老翁夫人治他。緣是不合以水污他衣裳。又同主母贈之以拳。似有犯上之罪。但你家主不應以路拾之兒。誣你腹中之物。皆非其道。我今看你老夫人分上。不好難為你。可到小主母那邊去請罪罷。又喚衙役帶了那兩個孩兒回果。憐他是無母之兒。喚兩個養娘。每人給工銀拾兩。撫養他。斷罷。上轎回果去了。黃府中男婦和一郡百姓沒一個不稱他斷得明白。翠樓入去。到得樓上。和王娘兩人感激高公這軼曲全。又不明白孩兒身遺寫得字和兩件物事。不知從那裡來的一時悲喜交集。悲的是卽卽信查孩兒又離去。喜的是孩兒去了。脫了禍胎。且在公堂處。眼見得所了。惟有黃錢肚裡。又氣又腦。又羞明。兩個孩子在樓上拿下來。賍真犯寔。却反變出許多不明

白的事來。倒屬認自己做出的惡名。一則恐怕父親回來得知了。見責三則又怕妻子埋怨。嘲咲。只得悶了。叫一個小童隨了帶幾兩銀子。躲在城市外一個草巷中。住了三個月。方敢歸家。自此兩個孩子竟在高公衙裡。撫養。王娘翠樓在樓上思念。卽卽未知在霍小姐處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霍孝女途中跨鳳 老忠臣白日歸天

却說霍公為奸臣陷害。家眷都被逮進京。連文新也被差官認作他女兒。同春暉小姐一踏起解。止帶家人霍忠同行。那春暉小姐見老親被逮。愁顏不改。只恨自己不是個男子。可以替得父難。所以一踏行來。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就是與文新極相愛契。也不曾與他咲語。霍公在船內。偶然或了風寒。睡了五六月。他便衣不解帶。烹茶煎藥。在床前伺候。听霍公咳嗽。声响。便問父親可要用湯水。執壺斟上。霍公見了。心上過意不去。对他道。

我兒這樣寒天深夜却為我有病累你在此吃苦。你早些去睡罷。春暉道：爹，寬心安寢。孩兒自去睡便了。口雖如此，答應仍舊不與霍公知道。悄悄的和衣噓在桌上，將燈藏過。纔一聞床上有動靜，便起來問父親可要甚麼。如此五夜，第六日霍公全愈了。他方纔解帶寧睡，又行了幾日，看行到河南交界，將要起陸。霍公那晚睡到半夜，忽夢見一青袍角帶官員，直至床前，手執一揭帖，跪下稟道：小神乃本境土地。上帝因公一生忠直，今特授公為天下都城隍。後日丑時，分便有官吏來接。前任是吏部侍郎，卽卽俞隸。此職今已任滿，轉陞九天巡行使者，專待明公交代。故先差小神來報。霍公聽說，駭然問他卽公是何人。那官員道：他現有令孫大貴人在尊舟，詢彼自知。遂告辭去了。霍公醒來，却是一夢。殘燈未滅，手中還執着他稟揭，披衣起來看時，是素黃紙一摺，並無字跡。心中大駭，等到天

明起來，夫人小姐文新小桃都在面前。霍公對夫人道：夫人居官三十年，自幸無負朝廷。今陽數已絕，明日便當求訣。又對春暉道：我兒年今長成一十六歲，因你才貌双全，难于擇婿，未卜東床。我今不及見你，牽紅繡幘，奈何。春暉道：爹，長途珍重。今日為何忽請到這個田地。霍公修將昨夜夢中之事，述與夫人小姐听了。春暉道：爹，夢寐之事，未必可信。霍公道：我一生正直，無欺鬼神。那有欺我之事。現批有稟揭在此，把夢裡接着那揭黃紙來看。大家都毛骨悚然。霍公道：我到忘記了。批夢中神道之言，我代前任的尊神，是吏部少宰卽公。他有個令孫，現在我舟中。這話不有解。難道新姐就是卽公的令孫不成。便喚文新近前問道：我曉得你在我舍甥，那還却不曉得你來跡。去跡我想神道所言，卽公者只有長安集賢村少宰公。他令卽卽下嘉，與我是通家兄弟。下嘉只有一個令卽諱十州。

自八九歲上我曾在他府祖見他曉得他並無姊妹。難道就是你不成。你可寔對我說個明白。文新跪下道者。恩伯在上。小子便是。卻十州霍公吃了一驚。換他起來道。道者。何為至此。十州就把後前及改粧之事細細說了一遍。大家俱歎為得呆了。春暉听文新說是男子。就閃開半。還去了。霍公沉吟半晌。忽然大笑道。這也是天作之合了。便對夫人道。我看卻生一表非凡。兼又青年博學。蟾桂高折。我意欲把女兒配他。夫人心中如何。老夫人道。這事只憑相公主意。霍公取曆日來看。恰好今日是個黃道吉日。因說道。昨日莫知果送有酒席一桌。還是未動。今晚就作新人合巹之席罷。命小桃請小姐出來。小桃進去請了兩次。方纔出來。夫人道。我兒你爹有命。把你配合。卻即。這也是個佳偶。今晚就是花燭之夕了。春暉低低答道。終身之事。自憑爹。母親做主。但有两件不便之事。孩兒不敢從命。霍公

道。有甚不便。春暉道。即若無改粧相隨。這個緣故。倒也罷了。只是他一向男扮女粧。追隨至此。今日忽然締婚。變男為女。恐被外人談論。女孩兒到是無絲有線了。第二件。爹遭難之秋。孩兒正寢食不安之際。况爹。說明日是仙逝之期。若果真易簣。正入子筑。苦塊。豈敢效于飛之慶。有此两件不妥。是以孩兒敢違大人之命。霍公道。我兒。你的說話。雖是有理。但君子守誣。智者達變。這卻生因權奸當匡。要害他一家性命。所以不得已。改頭換面。屈曲依人。也是沒奈何做的。非為鼠竊狗偷之輩。且你冰清玉潔。志凜寒霜。誰人不曉。得今日作合。何用嫌疑。若說到我身後之事。不思新婚。雖是你的孝思。也須想我只生你一個。並無兄弟。要你看你成就。終身之事。方纔放心。你今日在我眼裡。從了。卻即。可謂倡隨得人。我就死也。得瞑目。春暉低首無言。走了進去。文新辭霍公道。小姪蒙老恩伯厚情。

非不感荷。但小姪雙親久遠。且在解藩之日。不告而娶。益深不幸。還求老恩伯再擇高門。為妾霍公。咲道。賢姪不須謙遜。我和你今日兩家俱值患難之秋。不必拘。禮節成親之後。且慢更改面目。私盡夫婦之道。陽仍姊妹之稱。少不得老夫歸天之後。候旨定奪家屬。那時有事無事。賢婿相時度務而行。說話之間。漸日墮西山。霍公催促夫人替女兒粧束。讓後艙房。與他做了新婚。自己移房在中艙。來鋪下。吉時將近。點上兩枝高炬。小桃擁簇小姐出來。此時文新也換了霍公的青圓領皂靴。兩個新人燈光之下。焰耀如天仙相似。先拜了天地。又拜了祖宗之位。然後拜過了霍公。天婦雙。携手同入洞房。小桃已自擺下那桌酒在後艙。換去公服入席。飯酒雖是相熟。面孔也未免粧腔做樣。只是畧。飲了幾杯。吃了些飯。小桃收了酒菜。抹淨桌子。帶上門就出去了。文新勾了春暉香肩。雙。坐在

床沿上。文新先脫了道袍。來替春暉解衣。春暉再三推阻。被文新強按住。鬆了渾身上下鈕扣。抱入衾中。又除了小衣。春暉道。奴此身摠屬你的。但是我父母在患難之中。兒女無偷安之事。巫峽行雲。請俟異日。文新咲道。小姐之言。固是。只是夫婦乃百年之大事。一夕伊始。終身永賴。若是今宵蹉過了良時。反為不美。日間尊翁大人對小姐請的。難道小姐就忘記了。春暉被纏不過。只得順從。嫩蕊年開。嬌聲欲泣。文新不敢蜂狂蝶舞。教。輕。稍賞春興。而香汗流浹。殊作不勝狀。草。完局。相猥抱着睡去了。所謂寂寞更長。歡娛夜短。倏忽間。東陽已升。二人起來。霍公將家事寫明細帳。一幅。交與文新夫婦。訖下午更。設一席酒。四人坐下。先對夫人說了幾句永別的話。又安悵文新夫婦。更喚老家人霍忠進來。分付善事。主母與小姐。遂命燒湯沐浴。更了朝服。寫就一道遺表。望此拜謝了朝廷。向南拜

過了祖宗。然後開船請校尉官進來相見。霍公道：「下官致仕在家，蒙聖恩下逮待罪，來此今承上帝宣召，老夫為天下都城隍之職，定于即夕丑時赴任，不及見面天子，恐有遺表一道，煩天使帶上，轉達天聽，老夫乏嗣，止此二女老荆和婢子一人，咸賴大人親目，就此永別。那校尉听了這話，疑他要服毒尋死，倒用心防護，緊貼霍公的坐舡，伺候霍公動靜。且說霍公自送了天使出去，遣開夫人小姐輩，靜坐前房。到得半夜，見車馬役徑紛紛來接，便閉眼上轎而去。老夫人和春暉、文新、小桃四人，聞得前舡一陣香氣，偏忙開後艙門來看，霍公已端坐瞑目去了。大家號哭起來，外邊校尉官忙進來看驗，見霍公這樣死法，不勝駭異，忙倒身下拜，就賠出五十兩銀子，着地方官員一具沙板盛殮，又送二十兩銀子為紙帛之費，即委地方官炒管老夫人這隻船，自星夜赶上，要命去了。春暉和文新晝

則盡哀夜不解帶，伴着霍公的靈過了七七四十九日外，盧杞標旨倒下，眷屬流徙廣東潮州府安置。老夫人望北謝恩，遠即起身南來，行到瓜州，文新與夫人商量道：「岳父之柩，不便遠挈，不若暫寄此金山寺中，候候有歸來日期，帶回家中去，何如？」夫人与春暉道：「有理。」便挽舡在金山山下，上去對寺僧說了，送了三十金謝儀，又請眾僧做了一晝夜功德，招放在一間絕淨的房裡。三人一齊拜辭霍公神位，痛哭一場。文新有感霍公情誼，題詩一首，寫在壁土，隨即開舡行了兩月餘，纔到潮州府，便着霍忠去稅房屋居住。霍忠去了半日，來回禀道：「霍忠租得一所房屋，是一個大鄉宦的房子，十分潔淨，且又家伙齊備。夫人欢喜，就叫三乘轎子，到那裡去，任見是三間房子，庭邊栽着數株翠竹，後面一個荷花池，北窓桐映，清香襲人。老夫人做房在東邊，小桃橫一榻相伴。文新與春暉做房在西邊，是夜

文新久曠之後。意欲求春暉一叙芳情。春暉正言拒道。男女之欲。人孰無之。但妾身花灼之夜。一赴陽臺。遂符熊夢。今已懷娠半載。豈宜妄動。且讀書明理。須法天時。今大火流行。序當閉日。正人身真陽盡洩之時。應保身預養。勿為情欲所傷。文新見說。得有理。亦不相強。自此文新與春暉在潮州住下。心中却甚念玉娘和翠樓。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獅吼時炎涼歷盡

鹿鳴日棟韡聯芳

話說嘉善知縣高成璧。居官清慎。斷事廉明。三年考滿。奉旨欽取。進京欲起身。四五日前。高公與夫人商議道。前日叔養這兩個孩兒。幸俱長成。聰慧皆認你我為父母。竟不知另有個父母在那裡。但收回之時。從未說破。黃家老夫人至今尚在睡夢裡。我欲遣人去通個消息。恐反起疑端。若竟不別而去。使彼不知。二子下落。于心何忍。夫人道。此亦何難。只今假說我

家小姐。久慕黃小姐妙才。要求寫把詩扇。分付婦人進去。隨機應變。和對

翠樓姐說知。使彼放心。便可遠去。高公道。有理。隨即差一家人婦。脩几色

禮物。送到黃府來。此時黃夫人染些微恙。不能起身。即命翠樓接待。收了

禮物。擺酒款待。來婦那婦人看見無人在傍。脩細將老舍奶。進京。要帶

兩孩子去的意思。對翠樓說明白了。翠樓口雖不明言。心下十分感激。高

公玉娘又悄與萃樓斟酌過了。私寫下一封字。附寄孩兒。又回送許多玩

物。詩扇與高奶。和小姐。婦人謝別而去。從此玉娘翠樓。更不下樓。供奉

白衣大士。終朝禮佛看經。凡來說親。俱不應允。黃公夫婦見他才高不肯

輕就。也不強他。直到二十四歲上。老夫妻兩個要逼他納壻。玉娘道。必才

如卸解元者方可。不然寧可終身不字。再偏他時。就要剪髮。為尼。起來黃

公只得停于此念。遂差人四下遍訪卸解元踪跡。後來家人來同復黃公



說卻解元合宅南來。隨同樂公棄官逃遁。已有聖旨追寃黃公。將此言說與女兒玉娘道。且再看幾年。有甚麼消息。自此黃公竟丟了這念頭。任憑玉娘守志不提。却說高公進京考選了吏科。結事中。便把盧杞劾了一本。就削職歸家。優游林下。不過了幾年。他公子高曠年已十九。滿腹文章。此時帶回兩個孩兒。也是十四歲了。胸羅經史。筆走珠玑。是年三個進院。一奔入泮。一個喚做高印才。一個喚做高印學。親友填門拜賀。高公十分歡喜。那日席上有個同年鄉紳武陵源。原任山西觀察。丁憂在家。他曾見過二高的文字。是將來大物。心下欲將季女瓊碧擇配高印才為婿。就央個庠友蕭韶美達知高公。高公應允。要選吉日行聘。只有武公夫人蘭氏。却是個極不賢的長舌婦。訪知高公是個窮官。不肯與他聯姻。因武公誇說女婿才貌。又蘭氏有個親弟蘭廉侯。從傍托口。潛揚因此。蘭氏勉強從

了。高公從簡送了聘。來回聘極其豐盛。不意定親後一年。遇着荒年。高夫人程氏又患疾而忘。高公家業日漸凌替。武公雖時有所贈。究竟坐吃山空。豈能長繼。武公見此光景。就請印才來家讀書。蘭氏見小女婿雖生得清秀。只是寒暄之氣。逼人初來兩三月。也有三分禮貌相待。以後漸漸怠慢起來。武公又私下把些東西與女婿寄與高公。被蘭氏得知。便與武公大鬧一場。遂十分厭起高印才來。這印才生性又是極孝的。在制中。通身布服。終日愁顏不改。又不茹葷。漸覺黃瘦起來。凡是討茶飯時。蘭氏口裡只說討去與病鬼吃。這等家人婦兒。主母輕慢他。個個都拿樣起來。當面也不叫相公。官人。背地只喚他是小高。每有故意使他聽見。只有武公到底敬他。見蘭氏這般光景。心下着寔不安。就要選個吉日。把女兒配合了。使女婿有所依托。蘭氏棄道他家。也是做官的。難道不知禮數。六禮未備。

如何就要做親武公主意定了也不願蘭氏嚷鬧竟選定九月十三日成  
時合杏蘭氏竟寸物不置只這隨常衣服若平日有幾件好些的也藏起  
下不與瓊碧又不許在正屋裡做房武公被鬧不過只得把書館將就與  
他做臥房到得吉辰臨拜堂時蘭氏又罵道瞎眼老賊好端端的女兒偏  
揀這樣窮鬼嫁他我看他嘴臉不餓就噁了還要指望發跡三朝疑嬌客  
時各親俱來相念這蘭氏的大女婿洪監生是洪內翰的兒子是百萬之  
富的二女婿是都堂呼延祿之子叫做呼延陞文理欠通却買個奉人在  
身上這日來會親時跟隨童僕好不齊整只有高印才一貧如洗寒氣逼  
人兩位阿姨晚上到小姝房裡看兩家有二十餘個丫頭乳母輩跟隨  
擁進新人房裡冷清不像模樣都掩口而笑蘭氏故意把些冷言嘲笑  
瓊碧只是忍氣吞聲原來蘭氏是個卜家出身生性只愛奉承富貴拙是

非的人大姊妹兩個却曉得做娘的性子平日極力哄騙母親這瓊碧生  
性是個端貞的女子比兩個姐多識幾個字文理最通一向姊妹們是  
同面不同心的所以今日全母親也三言二語說哄瓊碧心內暗叫苦  
且喜夫婦俱是少年美貌男歡女愛十分相投高印才雖是新婚而日夜  
書聲不輟半夜方眠武公听了深自嘆服蘭氏管待印才茶飯不時葷酒  
無分上下印除了武公沒一個不怠慢他過了半年不知受了許多不  
堪光景一日是二月十二日乃武公五十歲的誕辰親戚都來拜賀洪家  
呼家送的是絲緞金爵約有二十來色高家不過是灼麪鞋襪之類蘭氏  
故意把大女婿二女婿小女婿的禮物排列桌上逐樣指明是某家的與  
眾人看來看去要使高印才夫婦沒趣晚上酒席散後大家進來拜謝這  
洪印才家面前也有斟茶獻勤的也有撥湯伺候的惟有高印才揪在半

邊無人理他種。炎涼勢利只為商民做了個樣子。下人便奉迎主母之意。順風使來不怕高。卽才夫妻兩人羞氣殺了一日。高卽才忽然發個念頭。要到長安去走一遭。或者博得功名到手。破一破勢利關頭。歸到高公處。將岳家事情細述。與高卽才兄弟兩個抱頭哭了一場。高公所見不知為甚麼緣故。私下去問高卽才。道你兒子回家何故悲傷。卽才就將哥子的話轉達。父親高公嘆道。這也命之所推。只索忍耐罷了。雖今年秋分在卽。娃娃家六七千里路。從未出門的。如何好去。遂喚卽才到面前來。勸慰他。卽才墮了幾點淚。跪下告道。孩兒不孝。不能侍奉父親。志欲遠遊。還未說完。下句只見外面傳個帖兒。進來說有福建來命。到高公看時。寫是寅年弟來之安拜。高公疾忙更衣出迎。相叙寒溫。退膝談心。原來這來公是福建汀州人。高公同年進士。又同在吏部觀政。與高公意氣相

原任刑科左給事中。今服滿赴京。特來相謁。叙叙就去開船。當下高公留他。便飯三個公子都出來相陪。那來公目不轉睛。把年姪只管看。對高公稱贊。道如何老年兄有這般好令郎。高公謙遜了幾句。直談到晚。高公便留來公宿在家下。卽才對高公道。來年叔去。是直到京的。孩兒不如附了他船去。還趕得及秋試。到彼時。自因個進場之策。便了。高公道。若趕得這個。便去。我便十分放心。高公隨將此意說知來公。來公喜道。這是極妙的事。盤費前在小弟身上。不須在見費心。高公稱謝。夜深就寢。卽才隨父親到裡面來。只見高公取一個拜匣。在面前喚二子過來。說道。我兒。你听我說。你二人是我螟蛉之子。你還有嫡親父母。今日我說明白。与你听。你須博功名到手。圖得一家骨肉完聚。方好。便將他父親卽才州縣難根。因與那母親守志不字之始末。細說一遍。然後開那拜匣。取出一水雪梅

集來道。這便是你父親的制。又取出一個小封套來。有字兩封。又道。這是你親母的手跡。二子接了。跪下拜謝。道。蒙父親撫養成人。孩兒一向未知就裡。今日方曉來歷。高公道。你二人只要功名早就快。訪你父親的踪跡。要緊換了他起來。高公分付。師才道。你今可去向媳婦說。知明日要去的。事也好打疊行囊。收拾路費。省得明日起身時。匆不及。師才領命。連夜歸去。對瓊碧說了。瓊碧料他不佳。自听他去。夫妻兩人說。了二夜話。天明起來。瓊碧收拾些釵鈿之類。約有五十金。付與丈夫。呼他變賣。為途中之費。師才又叮囑。不要對丈母說明。在房中點檢。停當了行囊。就去書房裡。拜別武公。武公錯愕。問道。賢婿為何忽想遠遊。師才權辭。對道。承家嚴之命。送來年叔上京。不久就回。說罷。拜辭武公。要行。武公在拜匣內。取出白銀三十兩。贈為路費。師才收了。別過武公。又對瓊碧說。幾句心

腹話。忍你梢眼。叫人挑了行李。歸到堂裡。高公見師才來。便問行李可曾齊備了。師才指一指道。我已叫人挑進來了。便拜辭父親。又到母親靈前拜過了。然後兄弟拜別。將那本雪梅集。上下分開二卷。各執一卷。在身邊。又將母親寫的字。也帶一幅。在身邊。一路同來。公進京。不一個月。直抵長安。已是七月十九日。不期援例不及。不能進場。高師才心下着忙。終日悶悶。又聽來公改個計策。說他是公子。隨任現場。吏禮二部都批准了。高師才因改作來命。才入試。中式第五名。好不得意。感激來公不盡。到十月初。各省解到鄉試錄。來師才把江南試錄一看。方曉得高師才中第九名。高樂志彬來拜見。桌上半本雪梅集。便問道。年兄這集從何而來。師才答道。偶從一處得來。年兄曾識此人否。樂志彬道。可惜好個風流解元。一別十

五秋如今不知飄流何處。來印才問道：年兄何處相會他？又何年相別？敢明始末。樂志彬就把印十州始末細細說了一遍。今筭印十州被李道人神風吹去一十五年，未知下落。今盧杞已遭貶死，朝廷赦那為盧杞。降官員前月初十日已奉有恩旨，袖中取出一摺紙來看，却開得明白。都御史馮之吉起用吏部左侍郎，兵部尚書霍達贈少師蔭一子。左春坊歐陽漸起用國子監祭酒。淮安知府樂為善起用嘉湖道副使。龍城賀真郁有道起用嘉興府知府。錦衣衛都指揮賈而隱起復原官。錦衣衛千戶陸尚質起復原官。解元印十州准復會試。來印才看罷，忘彬道：盧賊時無辜受害的官員共九十七名，只此八員。是因印老樂連累的全盡行陞轉。到之日即期赴任。家君此時想必已到。

越美印才問道：年兄為何不在本省鄉試，却在此場入闈？樂志彬道：小弟隨家叔同印老叔避難江右一十五年至今年正月，李道人來說：夜觀星象，妖氣盡消，文星獨顯，諸公可以出頭。故此印老叔自同李道人從吳越一路尋他，今印去了。家君同小弟到淮安駐足，打發小弟進京觀望，就後倒入場。故得附驥尾來。印才肚裡已是明白，印才嘉是我親祖，已有候信。吳越了。但不知父親在何處，心下躊躇。樂志彬道：年兄何用費思？來印才道：小弟是印氏至戚，極切不能見他，所以沉思。樂志彬道：今聖恩准十州會試，他明年自然來京會試，那時就可相會了。來印才道：此言有理，只得安心住在長安待會試過了，尋取父親，未知得見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訪親闖誤入花宮

落火坑狂淫禪院

再說霍夫人自寓潮州府後到十月中，春暉生下個男兒，來大家欢喜，取

名小春過了五年。文新因想父母。心中如割。又思玉娘與翠樓音信不通。未知光景若何。豈不擔誤他青春年少。一日對夫人和春暉商量。要悄悄到江右吳越一帶尋訪父母消息。便道看岳父靈柩。兼候一候玉娘翠樓。霍夫人久有此意。未曾說出。今見文新話及與女兒皆道去。走一邊擇了吉日。把几十金買了些藥材。打扮個小客商模樣。辭了夫人小姐。春暉就寫書寄候玉娘。文新搭了小舡。曉行夜宿。不上一月。已到南昌。把藥貨上了客店。次日文新偶然開步。行有三里之地。望見一座殿宇甚大。蒼松古柏。環繞茂密。文新忖道。這樣境界。必是個清修之地。何不進去。隨喜一番。行到寺門。只見上面題着青蓮寶岸四個大字。又行到第二重門。正門開着。傍邊一個小門半掩。推開進去。是一所大雄寶殿。上到殿中。便到身禮拜。起來開步。忽見一個少僧出來。張不一張。走進去了。俄頃間又是兩個

出來探一探。又縮進去。不一時走出個中年的來。向文新問訊。道尊官仙鄉何處。何事光臨小菴。文新方曉得是個女尼菴。答道小生從東粵到此。偶然信步行來。不知是女菩薩修行之地。那尼道原來是遠方檀越。請進裡面。隨喜奉茶。文新謙說不消。怎當此尼因請。只得隨他進來。入了小角門。轉灣抹角。方到一深院。收拾得十分齊整。鋪設之類。色色皆精。又見兩個少年尼姑出來。問訊請坐。一個十五六歲女童。獻上山盞茶來。茶罷。文新起身告辭。中年尼道。尊官到此。尚未奉齋。如何就要言別。文新道。小生敝寓甚遠。有三四里路。還是早去為便。那尼道。貴寓雖遠。再坐一刻。也不妨。文新看這些尼姑。個個妖嬈。作態。眼色撩人。竟得不像個正經出家人。天意要辭出去。怎耐這些尼姑。你一句。我一句。甜言美語。再三相勸。文新只得坐下。默不出語。這些尼姑見光景不像留得他住。心生一毒計。

來。假說道相公來了半日。想腹中已飢。待小尼去整一味中吃的點心來。留兩個徒弟相陪。自己到廚下去。弄了一回。俄頃之間。撥出一盤糕來。請文新吃。文新不知是計。且又腹中果然飢了。况糕味甚佳。一連吃了八九塊。便覺身輕脚重。早已噓睡在桌上。原來此糕乃稱米磨粉。燒酒拌勻。晒乾。復浸如此四五次。又将好荷花。及許多熟文新在裡內。平日專以此計。迷惑進菴少年。不想文新也墮其計中。當下見文新昏迷不醒。衆尼抱文新扶到老尼床上。脫得他上下精赤。露出陽物。直豎起來。喜得幾個騷尼。魂不附体。爭先摩弄。先是老尼跨上。做了倒騎驢勢。絲昏暈得。被幾個徒弟扯了下來。竟照老尼做法。輪流大弄。足有兩個時辰。只是金鎗不倒。你道為何。因是糕中藥性太狠。越弄越硬。不肯便洩。老尼復上身來。再戰起來。文新方纔漸醒。醒來口裡還道好。醉開眼一看。見這些尼姑。皆

精赤環繞。吃了一驚。氣得目瞪口呆。呆慌忙推開老尼。起來穿好衣服。往外就跪。急得這些尼姑。赶上扯住了。乃道。半夜三更。山門俱已落鎖。相公要何處去。個個撒嬌撒痴。淫聲浪氣。弄得文新又好哄。又好氣。只得說道。今夜住便住了。明日絕早。要送我出去。衆尼道。今夜只要。只與用情。包管明日送回。若是偷安懶惰。一萬年也休想出去。還要向你個行兵。不前約罪名哩。文新嘆道。這樣迷魂陣。從未慣經。各自整衣穿褲。頃刻間。搨出許多餚饌來。請文新就席。你教一懷我奉一盞。只見那老尼。勾了文新的頸道。我的妙人兒。被你弄醉了我。如何發付老娘。便把酒呷了半杯。在口中嚼對嘴。要文新吃。又将手插入文新褲中。撫弄陽物。要与他同睡。文新被纏不過。只得隨他上床。那老尼淫心已熾。酒興又狂。上了床。把文新上下衣服都脫了。又把舌尖吐將過來。百舩妍態。萬種騷狂。文新便騰身起來。

先把老兄抽得昏迷然後把那班師兄師弟輪流做法個。斟酌飽滿就  
醉到天明文新纔起身時便送上人參龍眼湯芙蓉糕又送上陳酒  
腰子湯供奉好像孝順爹娘一般。乞遇早膳文新便要謝別出去只見衆  
尼俱蛾眉倒蛾花眼員睜齊。發話道相公何薄情至此我輩雖係空門  
賤質實是皆宦室嬌妹或因妻妾爭風或丈夫早亡以致削髮為尼今見相  
公風流俊雅愚師徒不領羞耻甘心呈醜指望永遠歡樂今相聚只得一  
宵便欲辭去視妾輩不啻塗泥糞土似此無情即我何所愛惜今相公若  
安心住下愚師徒情愿如活菩薩一般看待倘說半個不字休怪我輩沒  
有良心。另有一般計較文新听了這話嚇得目瞪口呆欲要聲張起來忘  
情而補天門深似海非徒無益起反致害。左思右想無計脫身忽然想起  
李虛齋的秘囊藏在衣襟內何不折來一看必有甚解救方法推個解手  
背地裡拆開一看呆了半晌。待道寫的是甚說話却寫道

九年方脫花魂債。外另一紙附那臨戰抽添之法并保元養氣秘術

文新看完暗想李虛老既曉得今日這事何不預先替我定下說明免  
遭此難倒說九年方脫此地想是天数已定罷了罷了急也無用只得安  
心與這班尼姑採戲弄因得了紙上保元養氣秘術故此恣情大戰不  
損元神弄得這班騷尼奉他如活宝一般。在菴一月有餘個。通名道姓  
方知老尼法号幻如徒弟水月松風聞雲三人此外仗侍的女童老姥未  
知其數一日見一個女童掇了一個盒進來对幻如道。師太命我拜上師  
父聞得近日招一個新人未及奉駕今先送一盒点心在這裡少頃還要  
屈師父与几位師兄過去隨喜。幻如道曉得了我即刻就来這女童應声  
自去了少頃又一個籠髮女童來請道師太等候已久。即同新客一齊去



羅幻如對文新說了來意文新吃了一驚欲待不待爭奈幻如寺定要強  
拉過去只得携手同行走了一会方進一小門又行几步過一小橋絲是  
佛殿入了佛殿就有老尼出來相迎隨後又有四五個不削髮的少年美  
婦一齊接見迎入裡面分賓主坐定文新就問師父法号那老尼答道老  
身賤字真空指下坐五人是愚徒聞如寂如空如靜如皎如皆闍闍名門  
在此修行一向凡心不動道念甚深昨聞幻如師兄接得新郎那後生輩  
模納不定亦思割愛分甘親炙雅範故特請仙郎至此文新暗想這此淫  
婦蕪坐定便請及此比幻如輩更加狂蕩忽見一女童前來請進內院坐  
席便三彎四曲同入內來文新幸目偷視見錦幕四圍沉檀拍鼻圖書古  
玩羅列炫目種々富麗人世罕有當下舉杯入席挨次坐下輪流把盞款  
待文新文新看那五個美婦帶帶酒意越竟可愛五個見文新看他也注

目的着文新各人意中恨不得一口水嚥了下去飲了半日酒個个春心  
狂蕩那真空忽然說道你們且坐我和新客講一句话就來幻如輩料想  
要弄此事就先別去了當下真空拉了文新走到床前笑道親乖我見  
你恁般有趣在席上已忍不住了我老人家喜歡日裡弄你你先替我洩  
一洩才好滾他們晚間受用一頭說一頭脫得精赤倒在榻上把雙腳墜  
起文親見了這樣騷態暗想我既脫不得這慾海索性大戰一番弄死他  
一兩個使他不敢淫蕩便跨上去放出本事極力抽添弄得一個時辰老  
尼淫水枯涸連聲告饒外邊五個美婦都在窗外窺听個个都忍得滿褲  
濕不及見了這狀戰法全無珍愛一齊進來替真空討饒文新放了真空  
隨把間如推倒椅上兵兵大弄起來那幾個面紅不語淫水直流弄  
到点火時候連敗數員少將一個个弄得半死只有皎如年紀小些見這

樣狠戰反走避了。文新立意要與他，不一時衆尼扯，扶送他進來。文新道：他臨陣退縮，當按軍法，嚇得皎如不敢做聲，任憑文新戲弄。衆尼見手段便涕泣求免。文新倒也怜他，只得住手，隨同衆尼吃了晚飯，臨睡之時，文新又要磨戰衆尼個，求免且待明晚再弄。文新只得解衣上床，見五人中，惟有皎如分外生得秀媚，就拉他同睡，欲知後事，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老封君觀詩憶子

小公子得意回鄉

却說文新在真空處，避了一夜，直至次日辰牌時候，方纔起身，便送湯送點，隨又吃了早飯。衆尼意中欲再留兩日，一則恐怕幻如輩見怪，二則隔晚被文新弄得難當，且停几日，再請來戲弄，只得送文新到幻如那邊，求自此真空幻如，先為賓主，非東院排筵取樂，即西菴後酒，相情弄得文新如癡如夢，終日似軟骨一狀。這幻如在話下，却說卞嘉和樂與人匿踪。

于施宏德家，春去夏來，秋還冬往，轉瞬間，過了十四年，到十五年頭正月，初旬，李虛齋來望他。一見面，便稱賀喜，說貧道夜觀天象，奎光炳于紫微之間，應賢人得志之秋。僉壬消志之日，兩公可以出頭矣。當下就請他離了地窖，在所上來。李虛齋對樂公道：賢喬梓氣色煥發，秋間並有佳音，即今當往貴省，一看家園。星夜作速進京，明公准予准陰，一路伺候。綸音令，即可先北上，功名唾手可得。貧道同卞老遊吳越間，訪有二兄消息，冬盡春初，或者得晤明公于越地也。未可知。遂選吉日，施宏德設祖帳于郊外，痛飲一番，洒泪分別。樂公往福建，到家數日，便同樂志彬北來，同家小在維揚居住。打發公子入京，援例進場。到十月中，已知志彬中了，自己隨投嘉興兵備道，竟領憑赴任。不題。却說卞嘉同李虛齋下了船，一日來到京口，李虛齋叫卞嘉就京口尋房安置。卞嘉遂令家人陸懋星夜往長

安探望家鄉如何光景就進京打听朝事何如陸懋領命進京去下那邵  
卞嘉同李虛齋見風和日暖遂垂舡遊覽江山之勝舡到金山見夕陽西  
下新月東升兩人遂登山投宿僧房次日遍遊禪院見一精舍封固甚密  
詢諸寺僧虛白道此乃霍尚書停柩在內卞嘉失驚問道是幾時寄頓在  
此虛白道是十四年有位老夫人同兩位小姐舟過此地聞說是甚麼降  
賤的家屬要往廣東去因此種這間房寄頓此柩不意一去數年杳無音  
耗可煞作怪一向平安無事近來兩三月間裡面嘗聞吟唱之聲傍晚有  
不怕事的在門罅裡張探見有烏紗紅袍的官兒在內侍從之人擁滿一  
堂那人嚇懷不回去大病一場從此外面封固等閒也不敢走到此屋左  
右卞嘉道這就是為我受累的霍道翁下決要開門一看虛白道相公不  
是戰戰的若沒甚緊要不開也罷卞嘉咲道天大的事有邵某在此斷不

于菴宏德家春去夏來秋還冬往轉瞬間過了十四年到十五年頭正月  
初旬李虛齋來望他一見面便稱賀喜說貧道夜觀天象奎光炳于紫微  
之間應賢人得志之秋愈壬消志之日兩公可以出頭矣當下就請他離  
了地窖在所上來李虛齋對樂公道賢喬梓氣色煥發秋間並有佳音即  
今當往貴省一看家園星夜作速進京明公准于淮陰一路伺候綸音今  
即可先北上功名唾手可操貧道同卞老遊吳越間訪有二兄消息冬  
盡春初或者得晤明公于越地也未可知遂選吉日施宏德設祖帳于郊  
外痛飲一番洒泪分別樂公往福建到家數日便同樂志彬北來同家小  
在維揚居住打發公子入京援例進場到十月中已知志彬中了自已隨  
撥嘉兵兵備道竟領憑赴任不題却說卞嘉同李虛齋下了船一日來  
到京口李虛齋叫卞嘉就京口尋房安置卞嘉遂令家人陸懋星夜往長

三本表  
卷三  
安探望家鄉如何光景就進京打听朝事何如陸懋領命進京去下那  
卜嘉同李虛齋見風和日暖遂垂舡遊覽江山之勝舡到金山見夕陽西  
下新月東升兩人遂登山投宿僧房次日遍遊禪院見一精舍封固甚密  
詢諸寺僧虛白道此乃霍尚書停禩在內卜嘉失驚問道是幾時寄頓在  
此虛白道是十四年有位老夫人同兩位小姐舟過此地聞說是甚麼降  
賊的家房要往廣東去因此種這間房寄頓於此不意一去數年杳無音  
耗可煞作怪一向平安無事近來兩三月間裡面嘗聞吟唱之聲傍晚有  
不怕事的在門鐮裡張探見有烏紗紅袍的官兒在內侍從之人擁滿一  
堂那人嚇懷了回去大病一場從此外面封固寺廟也不敢走到此屋左  
右卜嘉道這就是為我受累的霍道翁不決要開門一看虛白道相公不  
是戰要的要沒甚緊要不開也罷卜嘉嘆道天大的事有卻某在此斷不

遺累師父虛白無奈只得取鑰匙交与卜嘉自走開去了卜嘉叫阿壽開  
了鎖推門入去見中間停着灵柩一張小桌上供了灵位寫着故兵部尚  
書道菴霍公神位傍寫孝女春暉甥文新奉祀卜嘉看了先跪李虛齋揖  
過然後倒身下拜道不意長安分袂遂成隔世皆卸某不才遺累知己倘  
九原有知能無怨恫遂着阿壽渡江脩力祭筵又見壁上有詩一首道

蟾宮獨步正佳秋 忽際屯遭改跡遊 已撒椿萱魂欲斷

又虛琴瑟泪長流 喜隨山佩乘東魯 憂接天恩下鳳州

萬縷愁情誰似也 一江寒水向東流

卜嘉讀完了想詩中之意隱隱是十州口氣細看字跡亦与十州無異又  
看牌位的字也似他筆跡心下暗想這字明是我天郎的手跡难道他  
就在霍公處棲身不成少頃阿壽挑了一桌祭筵擺在霍公神位前卜嘉

三行拜奠。泪如雨下。焚帛之後。收了祭筵。即同虛齋享了酸醢。又送白金五兩。與虛白為香燭之費。自回鎮江府。不題。却說春暉小姐。自文新去後。過了一年。小春已長成七歲。春暉命霍忠置辦一色書籍。親自訓誨。纔到十歲。五經皆通。取名霍繼祖。春暉自教他作文。一十二歲。已是三場通秀。一日。後門佳的老園公。走來對霍忠道。霍老哥。俺家馮谷和夫人來望你家。小相公老夫人哩。霍忠忙入內報與夫人及小主人。知道。你道這馮公是誰。就是那都御史馮迪菴。他為卻下嘉父子之事。盧杞把他同歐陽漸俱罷官。而回。那年霍忠入城尋寓。時偶然問着他。管園的周老。周老稟知馮公。馮公也。知道霍公一醉為着卻下嘉之事。有心要酬他。恰好有幾間空房在那裡。所以一說便允了。霍夫人遷進去。後開斷中堂內外。隔絕從無人見。霍家內眷的。面馮公曉得。霍家治家嚴肅。不好來動候。只常着

人送些盤盒進來。這幾年來。忽聞讀書之聲。晝夜不絕。心中十分羨慕。差人訪問。却曉得是霍夫人外孫。今婿又不在家。聞說是霍小姐親自教子。一發奇異。故今日特來要認那好讀書的學生。因同夫人來候。霍夫人當下霍繼祖迎接馮公入來。作揖看坐。晉接之儀。絲毫不失。馮公暗稱奇。坐定。仔細把他一看。好個俊秀。即君如玉碾的一狀。又想這樣年紀。牽止中節。好李孜。但未識胸中如何。便欲試他一試。因是乍會。不好多講。甚話。馮公畧問他家中之事。繼祖也只致謝。馮公炤拂之情。後又請些閒話。相別。馮夫人進內去。相會霍夫人。春暉彼此盤桓半日。方歸。次日馮公差人送個通家侍生的名帖來。請他便飯。就同他公子馮翊出個題目。同試一試。却是詞馮江湘氣吞牛斗。馮公看了。大加稱賞。嗣後常請他去會。課。到得庚子年。霍繼祖是十五歲。其年是科年。遂得進李儒士科。牽進

場高中是十七名。馮翊中三十五名。赴過鹿鳴宴。歸家拜見霍夫人。春暉喜之不勝。此時聞知大赦。可以回家。馮公親送公子進京會試。就一路送霍家。卷回籍。自潮至越。不兩個月。已到嘉興府。霍夫人回到家裡。門閭不改家業。荒蕪賴有霍公親姪。霍京祖掌管。不至十分零落。當下傳遍了許多親戚。不一時。黃公夫婦同玉娘翠樓都來探望。霍夫人命繼祖拜見姨公姨婆。黃公驚問道。此位何人。霍夫人在簾內答道。是小女春暉之子。黃公又問甥婿何人。霍夫人道。是長安解元。卻十州黃公道。何時做下這頭親事。霍夫人道。根由甚長。容日細陳。黃公又問文新如何。不見霍夫人道。亦有緣故。搃俟異日詳稟。遂命繼祖在外相陪。這裡黃夫人和霍夫人相叙。瀾衷玉娘翠樓與春暉相見。哭了一場。忙問文新何往。春暉扯玉娘到半邊去。將父親舟中配合到廣生子及要尋親別去。至今不知下落。并

小春僥倖得中。細述一遍。就喚繼祖進來拜見玉娘。繼祖朝上拜了四拜。春暉又命拜見翠樓。翠樓再三推遜。沒有這理。春暉正色道。我今三人。搃是姊妹。我之子即如之。之子。姐。若不以我之子為子。將視其父為何人。耶翠樓見春暉說這話。方受了兩禮。兩人把繼祖相了。又相見他狀貌。與文新無異。不覓覷。此思彼掉下兩行珠泪。引得春暉也潸然泪下。霍夫人就請黃公陪了馮公飲酒。留馮公一同住下。老姊妹兩人把久別相叙。就把文新之事說明。黃夫人不勝駭異。次日黃公先回去。過了五六日。馮公催促起身會試。霍繼祖拜辭祖母併母親玉娘等。春暉把文新所作雪梅三集付與繼祖。道。這是你父親所作。你可帶往都中。一路訪問長安解元。卻十州便是你父親。兩耳有穿痕為記的。繼祖拜受了。自一路同馮公父子進京會試。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初道尊撓穿慾海 舊解元丹步蟾宮

不題霍繼祖進京會試再表文新陷在青蓮寶岸不能脫身到第九年八月初六晚上暗想李道人說有九年花債今已及期未知有甚劫緣脫此火坑正在沉思之際那真空等又備極盛酒來請文新與衆尼正在暢飲歡呼忽听得外面兵丁打將進來甚是利害慌得文新與衆尼不知所措正是災沒天降無處躲變起蕭牆難預防看官若不厭煩待小子自前至後委曲說來方知端的原來這青蓮寶岸向是藩封的王府屋宇弘邃真可藏垢納污來出家的都是大戶人家失節的夫人小姐弄出事來父母不忍置之死地又碍着大家規矩不好休棄改嫁便多與紫雲借此藏身仍舊宣淫覓偶往引標致男子進去不弄到死不放出來這巷東西兩房老幼尼姑共三十二人六七年前曾有個山西客人來南昌生理

姑初名五娘帶個讀書兒子初逢來游李偶然閒步到青蓮岸來望見殿上一個少年尼姑接一個穿玄色的少年即趨進去好一會不見出來初逢疑心坐在殿上觀望直到日落不見有個影兒及至裡面門声响見是兩個老道婆提了鑰匙出來開門看見了初逢大聲喝道你這人這樣時候在此張頭探腦想是個賊人麼初逢道我是在此開玩笑道婆道開玩的事談在青天白日緣何到這時候我若叫起地方來拿到官司打死你這野賊初逢被他罵了遂步出山門一路想道我明見個人進去如何到曉還不出來若是尼姑的親戚也沒有個後生男子候好在尼姑巷裡的理其中必有蹊蹺明日早來窺瞰若有露出破綻來好教這些妖尼難受得我老初手段回寓宿了一夜明日帶個家人又到巷來進到殿上不見有人行動看那昨日走進去的門兒緊關着初逢停了一會見一個

尼姑開門出來見初逢兩人立在門口便說道我這裡都是女僧從沒有半個男客進來客官請尊便為美初逢道我們不是要進去頑耍是因昨日有個舍親年纔二十多歲身穿玄色綢道袍頭戴萬字巾到你裡面去如今還不見出來我在此候他你可喚他出來說他家中有事等他哩那尼姑听了滿面通紅勉強應道我這裡那有人影在此又有一個標致小尼姑出來問是何事老尼便把初逢的話述了一遍這小尼姑也漲紅了臉說道有是有這個人進來只是立刻就出去不會停步在此初逢見兩人說兩樣話料必有蹊蹊便大着胆要跨進門去兩個尼姑慌了抵死推開了門一邊要撚他出去一邊要強走進來正在喧嚷驚動了裡邊走出六七個道姑來幫着兩個夾七夾八罵起來就拾起磚角石頭打出來初逢忍住了氣同家人回到寓中過了四五日到城隍廟見貼一帖紙寫道

原任贛州府知府孫于玉係山東青州人任滿回家偶過此地有次子孫繩武年二十歲頭戴萬字巾身穿玄色道袍面白無鬚身隨一童名盛美年十四歲面光而白身穿青布道袍今十三日偶出閑步至今七日不知去向四方君子有獲信來報者謝銀三十兩決不食言招紙是實初逢看罷拍手稱奇歸到下處就把他前日菴中親見的事併金招紙上的言語對眾人說了眾人道雖此事有些脛合但天下事儘有極幻的也不可膠滯况此菴俱是鄉紳家眷在內出家誰人敢去問他一日有個周六官從西關來看他父子初逢又把這話述與他听周六官哄道這事也不為希罕我那裡西門曾家三年前有個廣東賣藥材的客人叫做文新生得少年美貌投宿他店次日往街上閑走一去不回至今三載杳無踪跡初逢道莫不是也被這老尼姑弄進去了從此初逢要算那菴中只是



沒個罅隙可以因滯住了月餘。他父親討完帳目，收拾回山西去了。這初逢到家幾年間，中奉聯捷在兵部做了半年主事，就陞為江西南昌兵備道。領流赴任，正值鄉試及期，那典試二科洪大任是他同年。八月初二日，貢院邊無故發起火來，千軍萬馬拍救不熄。一霎時把一所貢院燒做白地。一時起造不及，典試官會同撫院商議，尋個公所暫作棘院。初道尊說青蓮岸裡廣大，可以借用。各官道果然此地可用，緣有了這個話頭，各鄉官便寫書來討分上撫按，倒有徇情之意。怎奈初道尊攔撥主考，只不作准。尼姑慌了，央人送五百兩銀子討情道尊，又不肯受。尼姑只得去央致仕鄉官鄭閣部來護法，指望要來彈壓。初公誰知那初道尊是有性子的，見鄭相公說話侃，又見他發告示掛在青蓮岸門首，觸了他怒，便同試官商量，點齊一百名營兵，將巷門前後圍住，自率了巡捕官押二十名家

丁打將進來。這些尼姑為了借菴之事，連日悶，不樂。恰好這日有了閣老護法，又有告示張掛，以為無事。正在那裡飲酒取樂，忽听得喊聲大震，不知何事。嚇得這班尼姑屁滾尿流，無處躲匿，都被獲着。那軍士齊聲喊東尋西覓，兩房共搜出五個男人，二十二個女人，牽在一處。初公點明封鎖房間，帶一行男女到衙門裡來，立刻就審。兩個是同胞兄弟，福建人為商客到此，又兩個一大一小，就是前年所見那穿玄色的少年。初公便問道：「你可是山東孫知府的公子孫繩武？這小的喚做美盛麼？」兩個叩頭道：「正是。老爺如何曉得？」初公道：「我已知得久了。又問一個少年道：「你可是文新麼？」文新也叩首道：「小人正是。初公道：「你是做甚密的？」文新道：「小人是讀書弱冠，也曾遊庠。遇不意八年前偶然到菴，便被留住。今蒙老大人打開羅網，得見天日，寔為再生之年。五人供詞，與文新不甚相遠。初公喚衆

尼問道這五人說話是不差的麼。衆尼俱叩首請罪。初公錄了口詞命鎖在後堂。揆三十名快手看守。明日五鼓坐堂。喚四門提甲。着該當喚三十名。二名鰥夫無力娶妻的進衙來。聽甲領命。不消兩個時辰。俱喚至提甲呈上花名。初公就喚齊三十二名女僧。用三十二張票寫一個男名配一個女名。寫完當堂逐名烙票領去成親。凡卷中所有細軟。皆听諸尼自認領去。過活。這六十四個夫婦。一齊叩首拜謝去了。初公叫兩個福建人各賞十兩盤費。令他回鄉。又喚書吏取三十兩程儀送與孫公子。又差浪舡一隻。直送到淮揚交界。孫公子拜謝去了。初公看文新相貌俊偉。因問道。你說是個庠生。如今舉業還來得否。文新道。還能勉強完篇。初公便出題面試。文新拈起筆來。揮成一篇呈上。初公看了。字字珠玉。言言錦繡。大加稱異。道。若據此作。像是脫過的前輩。不像是青衫的。文新尚未知盧杞亡過。

只含糊答應道。不認初公也。認他真是懷才未遇的秀士。心中有意要扶他。現場就留他宿在內堂。打轎去會典試官。先將尼姑之事細述了。然後又對他說。有個嫡姪在此。隨任讀書。要本處宗師補名送試。洪公應承了。初公遂去拜李院。將嫡姪初文新做個隨任。求他補名送試。李院也允了。將青蓮岸改做貢院。更期八月十五日頭場。三場考過。揭曉時。初文新得中解元。報到初公衙裡。初公大喜。是夕與文新飲酒。文新叩問朝事。方知盧杞已死。又蒙恩赦。終把自己真姓氏履歷對初公說了。初公驚駭不已。文新會過同袍。辭謝初公。連夜到建昌尋李虛齋。處細訪方曉得。父母一向在施弘德家中。今同李虛齋一路反尋他去了。心下沒主張。起來不知父親往那一處去尋我。今到那一處。終會着父親。忽又想道。如今也是個急難之際。一發把李虛老的字拆來看罷。忙取出拆開看時。上寫道。

可先到京會試

文新看了只得把尋父的念頭暫止住。連夜催舡進京。行到京口。叫泊舡在金山下。起來看。霍公之柩預備香帛。尋到舊處。叫當家虛白取鑰匙開門。虛白問是新科解元。就分付徒弟收拾菓点。然後來候文新進去拜謁。罷慟哭一場。去看那壁上詩句。一塵不染。像是有人拂抵的。因問虛白道。這壁上詩句。曾有人見過麼。虛白道。春間有二位居士到此。一姓李。一姓卽。說是霍爺的故舊也。曾祭過一番。看見壁上詩句。不住的鑑賞嘆息而去。文新聞知父親道此。不得相遇。又哭一場。虛白就請文新用菓点。文新送虛白茶金四兩。遂登舟而去。欲知後事。待下回分解。

